

长篇小说

方 昉 著



梦相随

春风文艺出版社

长篇小说

梦相随

● 方昉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相随/方昉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1.1

ISBN 7 - 5313 - 2122 - X

I. 梦… II. 方…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8678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东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360 千字 印张: 13 $\frac{3}{8}$ 插页: 2

印数: 6000 - 12000 册

2001 年 1 月第 2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洪 钧

责任校对: 赵威重

封面设计: 耿志远

ISBN 7 - 5313 - 2122 - X/I · 1850 定价: 21.00 元

两位伯乐，一名才女

刘绍棠

我很尊敬的廖沫沙和武光同志，都称赞方昉是个才女。

廖沫沙同志是文坛老将，解放后改行从政。但是，当了官仍不能忘情于江湖，百忙之余“敢遣春温上笔端”，写出不少妙手文章。终因加盟“三家村”而被投入文字狱，险遭杀身之祸。廖沫沙同志已经作古，人们忘了他当过大官，却记得他是个文人。他人品好，文章好，书法也好。方昉的长篇小说《非梦非烟》，便是他题写书名，为才女的佳作更添风韵。武光同志是一位老革命家，解放前曾任中共北平工委书记，解放后受命创办北京航空学院，是北航的第一任院长。以尊重学者、培育人才闻名于高教界。1957年反右，他以大无畏的抗上精神，保护了不少北航的教授、学生免遭劫难。离休前武光同志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我是常委会委员，因共事而相识。他写出长篇革命回忆录《冬夜战歌》出版，请我这个晚辈后学作序，充分表现出虚怀若谷的高贵品格。武光同志是方昉父亲的老战友，要我对这位才女多加帮助。

帮助才女，我怎敢当？从文数十年，我见识的才子和才女可谓多矣。才子狂躁，才女乖戾，都很难侍候。我的头上，虽然也曾被扣以“神童”、“才子”的纸糊桂冠，但从不敢以“才·神”自命，也就对自命为才子、才女的精英们敬鬼神而远之。

因而，在面见方昉之前，我先开展外围活动，暗中摸底。谁想，大水冲了龙王庙。方昉跟我的乡土早已结有亲缘。

方昉的父亲30年代初曾任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到我的家乡通县指导地下党活动，通县党史上镌刻着他的名字。方昉的母亲，是30年代初的通州女子师范毕业生。当时通州女师的校长陆晶清女士，是鲁迅先生的学生，许广平的同学，20年代北京学生运动的女将之一。

所以，方昉是大运河和通县的外甥女儿。当然，跟我论平辈。大运河是一条纽带，使我愿与方昉接近。

文字之交，理应在拜识之前拜读其文。于是，我阅读了她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逝去的年华》和《非梦非烟》。一读之下，方信廖沫沙和武光同志所言不虚。是的，真正的老革命是不说假话，不当轿夫，不为“伪劣产品”代作广告的。

从方昉的作品中可以深切地感到她的古典文学修养较高，因而文笔流畅精致，庄重优雅，反映生活严肃端正，含蓄适度。

见到方昉，才知道她是久病之身，在家疗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有点像我解放前见过的大宅门的女眷，不过，这位才女虽然已成“家妇”，一动一静仍然可见大家闺秀气质。

足不出户，使她一直是文坛局外人。她的创作成果已很丰硕，我便做个顺水人情，向北京作家协会和中国作家协会荐贤。两会欣然批准她为会员，成为“注册”作家。但是，她照旧不肯在文坛上抛头露面，天生的不喜欢人前显贵。

她的作品的缺陷，是生活面较窄，雅有余而俗不足。我

希望她减雅而添俗，她写出了一部描写北京街巷小市民生活的中篇小说《寻常百姓家》，竟然京味十足，“俗气”浓郁。一位大型文学丛刊的主编审阅之后拍案叫好，马上刊用。

我一直劝诱她“不安于室”。只要病体允许，应该住“姥姥家”去，也就是到留下她父母足迹的大运河和通县走一走，看一看。她被我说得心动，很想到通县瞻仰她母亲的母校，还想到我那生身之地的农村，跟我的嫂子学擀面条，不料我重病卧槽，寸步难行，自顾尚且不暇，也就难以给她导游。

我偏瘫4年，“软禁”在家，久已不见方昉，有时通一通电话。这4年里，方昉病情依旧，仍然闭门写作，不急不躁写出了第三部长篇小说《惟有梦相随》^①。她请我写序，我正想先睹为快。比起《逝去的年华》和《非梦非烟》，《惟有梦相随》不但有了人间烟火，世俗民情，而且语言更为有声有色，行作手法也多有变化，令人耳目一新。方昉不声不响，淡泊宁静，与世无争，潜心创作，硕果接二连三而不求名噪文圈，多么难能可贵的清高。

今年麦子扬花时节，我回通县农村跑了跑。跑到运河东岸的一大片麦子地边，我下车呼吸麦香土气，忽然想到行前应该邀请方昉到此一旅游。但是听说她最近病情起伏不定，一路颠簸恐有危险，又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返回北京，打电话向方昉问安，她怨我不守信用，问我道：“还什么时候带我到麦子地去呀？”我答曰：“今年的麦子已经收割、脱粒、磨面，要看麦子地只有明年见了。”

^① 是书原名为《惟有梦相随》，在京的一些专家、学者曾在书稿讨论会上提出许多有益的意见，有的还发表了肯定的文章。尤其著名作家刘绍棠同志生前通读书稿后又写出了这篇序言，对读者了解作品与作家十分有益。

——编者

病休的方昉，多年不能正常工作，却“忍痛”创作，并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不但没有吃闲饭，而且以丰收的精神食粮奉献社会。十步之泽，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世间千里马并不少，只愁“伯乐不常有”也。

1992年8月蝥箴斋

引子

寻寻觅觅

一阵暴雨过后，天空又飘起了牛毛细雨。从西安到北京的一列火车，冒着飘飞的细雨，在绿色的原野上疾驰。

中午 11 点多钟，我拉着带轱辘的旅行包，随着人流出了北京站，来到了车站外面的广场。眼前是一片迷茫的，像雾一样的霏微细雨。那灰色的房屋，沉沉的绿树，在这如烟如雾的细雨中，显得如诗如画。望着它们，心头顿时涌起了万千思潮……

啊！广场还是那个广场，可我们从前留下的足迹在哪儿？在哪儿呢？我和他曾经欢乐地在这儿散过步，我亲自送他从这儿上过火车。上车之前，还陪他在那边的小店里买过北京的茯苓饼……这一切，难道竟然没有留下一点儿痕迹？我痴痴地站在那儿，忽然觉得鼻子发酸，但又没有泪。

离我不远的地方，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头上顶着一个草帽，身上穿了一件大红背心，脚上穿了双拖鞋，在雨中悠悠然地蹬着一辆平板三轮，高一声低一声地唱着：“……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啊，故乡的风；啊，故乡的云，为我抚平创伤。我已经满身疲惫……多少酸楚的

泪……啊故乡的云……”

他唱得少腔无调，如果让我二姑评价的话，一定说他“鬼哭狼嚎”。可此刻我听着，却似乎触动了心中的什么……连我自己也说不清那是什么。不过，我多少有些羡慕他，觉得如果我能够像他一样在这儿尽情地喊一喊，那就太好了。可惜，我还没有他那么洒脱。

飘摇的雨丝飞到脸上凉丝丝的。那爽人的风，把我身上穿的长裙吹得飘飘洒洒，一路上所受的暑气，似乎都随着迎面而来的雨丝风片飘走了。我在广场上孤孤单单地站了许久，直到觉得身上都凉透了，才想到应该离开这儿了。为了摆脱心中的万千思绪，为了证实自己的心情不坏，在离开广场之前，我拉着旅行袋，在微风细雨中尽情地徜徉了一会儿，体验了一下“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意境，才乘上一辆无轨电车，到北方医院去找我的大哥。

其实，我自己心里明白，这是自欺欺人，装腔作势，因为我压根儿情绪就不好。不过，这种故作轻松的情绪，也没能保持多久，离大哥所在的医院愈近，心中愈觉茫然。似乎直到这一刻，我才清楚地感到我已无家可归了。

我们昔日的家，就在地安门附近的后海边上。那是个小独院，院子里有花有树，很幽静，是我们家自己的房子。但是，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那儿。我们是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落实政策以后又搬回去的。直到1981年我到西安去上大学，才离开了那里。我对那宁静的小院有说不出的感情。但是，因为父母相继辞世，那所房子已经在今年春天换了主人，它已经不属于我们了。

卖那房子，是我二哥的主张，他认定这房是沉重的负担。我二哥和二嫂工作单位在深圳，我在西安，而我大嫂从

我父母死后根本不去住，一切维修等等琐事，她一概不管。房子又不能空着，所以还得请我二姑或四姨住在那儿看房子，很麻烦。

大哥今春从国外回来后，说一见这院子心里就难过，不想在这儿住。所以二哥才决定卖这房，二哥不喜欢这所房子，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忘不了在“史无前例”的那个年代里发生在这个院子里的事……

1966年“红八月”的时候，我们的父母曾在这个小院子里被剃了阴阳头、被毒打、被揪斗游街……他们的罪名固然很多：“洋奴”、“特务”、“里通外国”……但房产主也是其中的一条。现在的人也许不能想象，那时候有房子也有罪，有钱也有罪，甚至家中有金银首饰也有罪。今天的人谁能想象，那时候从垃圾堆里，公共厕所里都能找出金条、元宝及各种首饰来。人们为了能保住性命，什么都扔掉了。这该是一种什么心态啊！

二哥大概永远也忘不了过去的一幕幕。那时候，我刚刚三岁。据说红卫兵来抄家的时候，我看见院子里骤然来了那么多人，高兴得大喊大叫，并跑上去管红卫兵叫大哥哥、大姐姐，还跑前跑后地带着他们翻箱倒柜。看着那些平日大人不许我动的东西如今任意掀在地上，我高兴得手舞足蹈，跟着瞎抓。为此，刚刚懂事的二哥把我叫出屋子，狠狠地打了我两巴掌。

当然，他为这两巴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些造反小将大概认为他这行为属于“反攻倒算”之类，所以当时就把他打了个头破血流。

我小的时候，家里的人都娇惯我，因为我是家中惟一的女孩，从来没有谁打过我。所以，二哥的两巴掌一下子把我

打晕了，我开始吓得不知如何是好，继而放声大哭，使劲在地上打了两个滚，便爬起来哭喊着去找妈妈。可是，当我一眼看见，在红卫兵的皮带下奄奄一息的父母时，便嚎叫着，发了疯似的往他们那儿跑。当时，一个手里提着皮带的红卫兵骂了声“小狗崽子”，狠狠地踢了我一脚，踢得我在院子里打了一溜滚，幸亏在场的二姑和四姨抱住了我，我才缓过那口气儿来，没有再钻到红卫兵的皮带底下去。

大约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记事了。在我的记忆中，那些日子像噩梦一般可怕，而我二哥总使我记起那阴森可怖的时刻，所以我从小就怕我二哥，总对他没有好感。以后，无论他怎样哄我，我从不吃他给我的任何东西。究其原因，也许就是他那两巴掌打的。长大以后，二哥对这件事似乎怀着深深的歉意。他一直对我很好，特别是父母死后，他对我百般照顾，虽然我早已告诉他母亲生前给了我不少的钱，可他几乎每月都要寄钱寄东西，我写信告诉他不要寄，他不听，并告诉我他有这个力量，因为他现在还没孩子，没负担。

房子的事，他也是最先和我商量的。他问我毕业后如果分回北京，住不住那房子，如果准备住，就留下。我虽然对那个院子充满了眷恋之情，但觉得今后决不会再住到那儿去了。因为那里埋藏着那么多伤心的往事……再说我毕业后还不一定分到哪儿去呢，就是分回北京，我也得和四姨住在一起，四姨一个人太孤单了。于是，我给他写信，告诉他我不住，随便他和大哥怎么处理。

后来我听说，我大嫂为这事和大哥闹了矛盾，因为她不同意卖这房。据说她认为这是老人留下来的，即使现在用不着，也应该留给下一代，再下一代。她的意见，大哥没有采

纳，两个人为此闹得不亦乐乎。

当时，我们都不明白，她既然不愿意卖那房，为什么不回去住呢？如果她住在那儿，我二哥能说卖吗？我二姑认为她不回去住，是因为那房子年年都得维修什么的。如果她一家住在那儿，就得掏钱……她的算盘打得太糟，这回因小失大了。二姑分析得也许对。

二哥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卖了房子，并把钱平均分开。我的那份他让大哥给我存入银行，并写信告诉我：在没毕业之前，我的一切费用由他和大哥负责，存的那笔钱随将来我怎样处理。我感谢哥哥们的好意。然而，这样一来，这个家也就不存在了。

现在，我一个人在西安读大学，明年才能毕业。今年暑假，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本来不想回京，可大哥和四姨一再给我写信，死活非让我回来不可，并说我来了以后不愿住四姨家可以住到大哥所在的医院里。我明白哥哥的意思，他怕我一个人在外地思念父母，感事伤怀。我不忍辜负他的好意，另外，还有一些感情上的原因，使我尽管不想回来，可我还是来了。我那千丝万缕的感情连我自己也说不清。

啊，北京。我想见你，又怕见你。这里面竟然有那么多复杂的成分。啊，一踏上你的土地，我便神不守舍，虽然我自己不愿意承认，可我似乎一直在期待什么，寻找什么……虽然我知道，失去的永远失去了……

方昉 女,北京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曾有《逝去的年华》等长篇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时有文章见诸报刊。

作

者

介

绍

萍水相逢也好，花前月下也罢，都代替不了娴雅的文笔，哀惋的故事，令人柔肠百转而又意想不到的结局。但更为重要的，人们还须去思考去回答：爱情究竟需要什么？

——编辑札记

目 录

两位伯乐，一名才女	刘绍棠
引 子 寻寻觅觅	1
第 一 章 往事如烟	1
第 二 章 匆匆的过客	15
第 三 章 长恨人心不如水	27
第 四 章 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	45
第 五 章 闪电和流星	62
第 六 章 但愿人长久	82
第 七 章 你的情思，连结着永恒的存在	104
第 八 章 是为了纪念温存的相会或者是为了命定的别离	122
第 九 章 回肠欲断愁难断	138
第 十 章 明朝万一西风动，怎奈朱颜不耐秋	154
第十一章 “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	168
第十二章 “思重重，念重重，旧欢新恨如潮涌”	191
第十三章 “杜鹃枝上月三更”	212
第十四章 月有阴晴圆缺	231
第十五章 不知魂已断 空有梦相随	247
第十六章 是我记忆中一个回不去的家	268
第十七章 浪迹京城忆旧游	295
第十八章 分明此去无多地 如在天涯无尽头	314
第十九章 遍人间烦恼填胸臆	330
第二十章 真心地为你祝愿	340

第二十一章	系我一生心 负你千行泪	361
第二十二章	碧海青天夜夜心	381
尾 声	茫茫宇宙茫茫路	391

第一章

往事如烟

我大哥柳春明是北方医院的内科大夫。他分到这个医院没有多久，就出国进修，一走就是两年多，直到今年春天才回国。所以过去我一直没到这儿来过。现在，在这种情况下来找他，心里多少有些不是滋味。

当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他所在的病房时，那儿的人告诉我，他正在抢救一个病人，现在不能出来。并说哥哥知道我这两天到，已经为我安排好了住的地方，让我先到招待所等他。于是，我便跟着一个刚刚下班的小护士到招待所去了。

这是一座迷宫一样的房子。进了门，上上下下，左绕右绕，经过什么药房、血库、氧气房，甚至太平间（上帝，我们从那儿经过的时候，正好看见往外推人，后面围绕着哭泣的家属）。然后，又拐进一个狭窄的通道，左拐，右拐，前面似乎没有路了，然而，“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面前突然出现了两扇玻璃门。进去之后，是一道长长的走廊。走廊里光线幽暗，两旁的房门有的紧闭，有的半开；有的屋子里还亮着日光灯，有的门上还挂着半截布帘